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
第一一三回 眾嘍兵撥雲見日 分水獸棄暗投明

詩曰：規諫從來屬魏徵，太宗何竟望昭陵？
自茲台觀全拆毀，感念高皇不復登。

或有問於余曰：《小五義》一書，純講忠孝節義，以忠冠首，大概直言敢諫，謂之忠；委曲從事，則不謂之忠。余曰：不然。直諫固謂之忠，或有事不便直諫明言，必委曲以寓規諫，終使君心悔悟，頓改前非，此不諫之諫，更有勝於直諫者。不忠直焉能作出此事來？唐時有一魏徵可為證據：唐太宗貞觀□年，皇后長孫氏崩，諡為文德皇后，葬於昭陵。太宗因后有賢德，思念不已，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台觀，時常登之，以望昭陵，用釋其思念之意。一日引宰相魏徵，同登這層觀，使他觀看昭陵。魏徵思太宗此舉欠當。他的父皇高祖葬於獻陵，未聞哀慕。今乃思念不已，至於作台觀以望之，是厚於后，而薄於父也。欲進規諫，不就明言，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，對說：「臣年老，眼目昏花，看不能見。」太宗因指所在，叫魏徵看。魏徵乃對說：「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，故作為此觀以望獻陵。若是皇后的昭陵，早已看見了。」太宗一聞魏徵說起父皇，心裡感動，不覺泣下，自知舉動差錯，遂命拆毀此觀，不復登焉。太宗本是英明之君，事高祖素盡孝道，偶有此一事之失，賴有直臣魏徵婉曲以進善言，太宗即時感悟。改過不吝，真盛德事也。

又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，只有個魏徵能盡忠直諫，太宗也極敬重他。一日，聞魏徵所住私宅，止有傍室，沒有廳堂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，材料已具，遂命撤去，與魏徵起蓋廳堂，只五日就完成了。又以徵性好儉樸，復賜以素屏褥幾杖等物，以遂所好尚。徵上表稱謝。太宗手詔答曰：「朕待卿至此，蓋謂社稷與百姓計，何過謝焉？夫以君之於臣，有能聽其言行其道，而不能致敬盡禮者，則失之薄；亦有待之厚禮之隆，而不能諫行言聽者，則失之虛；又有賞賜及於匪人，而無益於黎元國家者，則失之濫，而人不以為重矣。」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，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。徵之盡忠圖報，而史書之以為美談也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《西江月》：

五義皆為好漢，蔣平真是能員。水裡制伏沈中元，莫把病夫錯看。任爾諸葛能算，猛然擒你下船。腹內滿飲山下泉，才顯翻江手段。

且說大人到了棄岸登船的時節，坐了三號太平船，知府總鎮在第二隻船上，文武的小官在第三隻船上，護送大人的兵丁們就在早岸上行走。進黑水湖，誰也想不到賊人有這麼大膽子，敢劫奪欽差大人。剛進湖口，就聽見「嗚啞啞」一陣鑼鳴，「叭噠噠」就把軟硬鉤搭住船隻，往近裡就拉。小諸葛一著急，打官艙裡就躡將出來，喝道：「好山賊！現有欽差大人在此。」回手就要拉刀，一瞧沒有一錯了，自己扮的是文人模樣，那裡來的刀呢？正一著急，就見打船旁「呼瀧」一聲，由水中躡出來如水獺相似，把住船沿，把沈中元腰一抱，說：「咱們兩個人水裡說去罷。」大人看了個必真，是蔣護衛，大人高聲嚷道：「護衛千萬不可與沈壯士無禮！」話言未了，早就聽見「撲哧」一聲，打水漂相似。

蔣爺把人都安置好了，他自己都換了短衣襟，也沒拿刀，就到了蟠蛇嶺下，看見了大人那只三號太平船進了黑水湖口，桅桿上面有一個大黃旗子，被風飄擺，行舒行卷，上面是硃書的「欽命」兩個字，墨書的「代天巡狩按院大人顏」。蔣爺一吩咐嘍兵，他就躡下水去，容他們鉤搭住就走。蔣爺躡上船頭，攔腰一抱，就躡下水去。到了水中，蔣爺把手一撒，沈中元就是罈子浮，灌滿了為止，淨剩了喝水了。蔣爺把他往肋下一夾，攏住了他的手，揣著水，繞過了一個山彎。蔣爺知道他灌滿了，提溜上來，大人也看不見了，有什麼話慢慢再和他說。沈中元水喝的有八成光景，眼前發黑，心似油烹，耳內如同打陣雷的一般。蔣爺解他的絲線，把他捆上。蔣爺騎馬式將他騎上，伸雙手打他兩肋下，往上一擁，「哇哇」的往外一吐，吐的乾乾淨淨。蔣爺一撒手，把自己身上水擰了一擰，對著沈中元一看，叫道：「武侯諸葛亮臥龍先生，可惜了你這個外號，你怎麼配呢？你冤苦了人家臥龍先生了，你怎麼配？」

沈中元說：「我本不配，是大家抬愛，我早就說過不配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所為我二哥、三哥有一點不到之處，得罪於你，懷恨在心，你就行了這麼一個法子，五條性命幾乎沒有斷送在你手中。一計害三賢就夠受的了，你這叫一計害五賢：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祿，在他地面上丟個大人，他得死；我二哥保大人是他的專責，得死；玉墨丟了老爺，得死；兩位先生得死。這是立刻得死的，餘者沾銜的還不定死多少呢。你挑禮，你得挑明白了，那才是英雄呢。再說我聽見我哥哥說，你道了姓名，我趕著就上樹林找你，沈壯士長，沈壯士短，可也不知你聽見哪，也不知你是去遠咧，可也不知是成心不理我。你不想想，你把大人盜走了，顯顯你的能耐，不想我們擔的住擔不住？你這是把大人說話了，央求的大人點了頭。你必是能說呀。你又是王府的人，你必是說能破銅網，能拿王爺。再說我們老五死的怎麼苦，你怎麼給他報仇，揀著我們大人愛聽的說一說，這個就把你救了。你那知道大人救了，蔣四老爺不救。趁著在這大人瞅不見，我先把宰了，給我二寄報仇。我宰了你，我們大人絕不能把我宰了。」小諸葛一聽，心中說：「我早就算計下，這個病鬼不好了，如今遇上他了，這也無法。」想到此間，雙睛一閉，一語不發，就是等死。

正說之間，聽見「蹬蹬蹬」的跑過兩個人來，是盧方、徐慶。徐三爺嚷道：「大人有話，老四可千萬別殺他！」蔣爺說：「誰說的？」三爺說：「大人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才實心眼哪！這會大人瞧著呢嗎？他害咱們二哥幾乎沒死了。他央求了大人，大人饒了他，咱們不能饒他。咱們先把他殺了，我去見大人去，就說你們來送信來，我已把他殺了，我去上大人那裡請罪去。三哥，你帶著刀呢。是你殺呀，是我殺？」徐三爺說：「我殺。」徐慶他本是個渾人，蔣四爺說什麼，他就聽什麼，擺刀就刺。蔣爺可又把他攔住，說：「咱們要殺他，也讓他死個心服口服，別叫他死的不服。姓沈的，生死路兩條，你是要死，你是要活？」沈中元說：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到底是願意死？願意活？我有意救你。」沈中元說：「我願意死？我還不棄暗投明呢。」蔣爺說：「你要是願意活，依我個主意，你就活了。」沈中元問：「什麼主意？」

蔣爺說：「你見了我二哥，我給你說情，也不枉你棄暗投明。也別管真假，你總是給我們老五報仇，也不辜負你這點好意。就是有一樣，知錯認錯，是好朋友。你見了我二哥，給我二哥磕個頭，一天雲霧全散，打這誰也別計較誰。我二哥這個脾氣，非叫他順過這口氣去，憑爺是誰說也不行。有這一個頭怎麼好，怎麼好，你趕常了，你就知道了。」

沈中元說：「你快些住口，若要給別人磕頭還在罷了，要是給你們五鼠五義磕頭，這是我一輩子短處。二義韓彰，他還不到有人去處評調於我？再說我無論作了是什麼樣的官職，也洗不下這個羞慚去了。」四爺說：「什麼羞慚？你這個頭貴重，我這個頭輕，我給你磕一百，你給我二磕一個。一百折一個，還不行嗎？我可是為息事罷詞，打這就給你磕頭了。」說畢，蔣爺也真拉的下臉來，誰雙膝點地。沈中元說：「等著，等著，這麼磕了可不算。」蔣爺也就站將起來了。沈中元說：「你還捆著我。再說你這給我磕頭，誰瞧見了？我給他磕的時節，是眾目之下。怪不得人說你足智多謀，這又是你的主意。」蔣爺「撲哧」一笑，說：「你過於疑心太大。咱們這麼辦，等那時你給我二哥磕的時候，我再給你磕頭，你看著，管保行了罷？」沈中元說：「肯那麼著嗎？」蔣爺說：「來，我先給你解開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這話以後絕不提了。」隨即給他解開繩子，彼此把身上水擰了牛

蔣爺說：「過來給你們見見。這是我大哥，這是我們三哥，你是認識的。」徐慶說：「老四，他不給我磕頭？」蔣爺說：「憑什麼給你磕頭？你還應當給人家磕頭呢。」徐慶說：「哎喲！我還應當給他磕頭，我們兩個人折了罷。」

又見打那邊來了人了，一拐山環就到了，這個人說：「千萬可別殺沈壯士，叫我送信來了。」原來是大人船進黑水湖，看見是蔣四爺把沈中元提溜下去了，大人叫蔣護衛，沒有攔住，早就下去了。少刻，後頭文武官員的船隻俱到，船上水手忙成一處，大伙找傢伙保護大人要緊。此時由東岸上也有船隻到了，大家都上官船找大人的。主管回話大人，親身手把官艙，盧爺大眾過去請罪。

大人說：「於你們何罪之有？這沈壯士已然赦過他了。盧校尉、徐校尉，千萬告訴蔣護衛，可別殺沈壯士。」得大人諭，下船直奔東南去了。文武官員上船給大人道驚。大人說：「何驚之有？」復又派人前去，讓本地面武職官去追趕下去，「千萬別殺沈壯士，大人已經赦過了。」

那人去不多時，同著蔣四爺回來。等那人到時，蔣爺已經把話說好了。蔣爺也應著，當著大眾給沈中元磕頭；沈中元也應著，當大眾給韓彰磕頭。蔣爺給他解了綁縛，跟這裡來的時節，那人也就到了。一提大人說，不讓殺沈壯士。蔣爺說：「沒有殺。既然有大人諭，我們焉敢殺他？大人諭要下來晚一點，可就不好了。」沈中元心裡說：「我就知道他們這五鼠五義裡頭，這個瘦鬼不好了，這才叫雨後送傘。」蔣爺說：「這位老爺貴姓？什麼前程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是守備，姓王叫殿魁。」蔣爺說：「王老爺。」那人說：「好說。老爺貴姓？」蔣爺說：「姓蔣名平，字是澤長，派行居四。」那人說：「原來是蔣四老爺，失敬，失敬！」蔣爺說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隨說著隨走，將一拐這個山環，就看見大人的船隻了，正是那些個嘍兵打船上摘軟硬拘鉤呢。蔣爺說：「不好！有了刺客了！」忽見打西山頭上「嗖」躡下一個人來，回手拉兵器，準是要行刺。

要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